

呻吟語

共六冊

14
514
16



44  
514  
16

呻吟語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  
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  
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  
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  
時呻吟輒忘所苦以自恨曰慎



呻吟語

序

一

疾無復病已而弗慎又復病轉  
又志之蓋世病備經不可勝志  
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  
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痾痼  
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  
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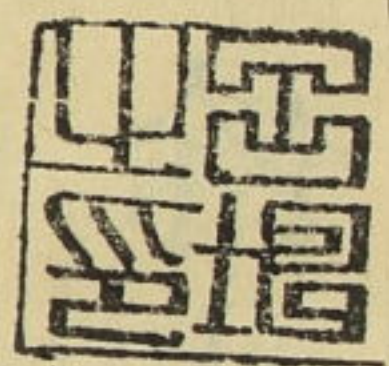
人也哉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語  
凡若干卷携以自藥司農大夫  
劉景澤禰心繕性平生無所呻  
吟予甚愛之頃共事鴈門各談  
所苦予出呻吟語眎景澤景澤  
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

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  
矣盍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  
見子呻吟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  
子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  
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  
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即子

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余嬰  
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  
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  
存之嗚呼使子親息苟存當求  
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疣瘡  
自棄景澤景澤其尚醫余也夫

萬曆癸巳三月抱獨居士寧陵

呂坤書



呻吟語目錄

一卷 禮集 內篇

性命 存心 倫理 談道

二卷 樂集 內篇

修身 問學

三卷 射集 內篇

應務 養生

四卷 御集 外篇

天地 世運 聖賢 品藻

五卷 書集 外篇

治道

六卷 數集 外篇

人情

物理

廣喻

詞章

呻吟語校正姓氏

門人劉言謹校正

張庚

盧宗泰

徐元化

劉言詡

徐鳴珂

喬警韋

張文同校

男 知畏

知思

孫 聲宏

聲洋同錄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性命

正命者完却正理全却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桎  
梏而死不害其為正命若初氣鑿喪正理不完  
卽正寢告終恐非正命也

德性以收斂沉着為第一收斂沉着中又以精明  
平易為第一大段收斂沉着人怕含糊怕深險

呻吟語 卷一之一  
淺浮子雖光明洞達非蓄德之器也

或問人將死而見鬼神真耶幻耶曰人寤則爲真見夢則爲妄見魂遊而不附體故隨所之而見物此外妄也神與心離合而不安定故隨所交而成景此內妄也故至人無夢愚人無夢無妄念也人之將死如夢然魂飛揚而神亂於目氣浮散而邪客於心故所見皆妄非真有也或有將死而見人拘繫者尤妄也異端之語人人骨髓將死而懼故常若有見若死必有召之者則

牛羊蚊蟻之死果亦有召之者耶大抵草木之生枯土石之凝散人與衆動之死生始終有無只是一理更無他說萬一有之亦恠異也氣無終盡之時形無不毀之理

真機真味要涵蓄休點破其妙無窮不可言喻所以聖人無言一犯口頰窮年說不盡又離披澆漓無一些咀嚼處矣

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禪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



使羸餘故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  
已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欲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英雄是第二等資  
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六合原是箇情世界故萬物以之相苦樂而至人  
聖人不與焉

凡人光明博大渾厚含蓄是天地之氣溫煦和平  
是陽春之氣寬縱任物是長夏之氣嚴凝歛約  
喜刑好殺是秋之氣沉藏固嗇是冬之氣暴怒

是震雷之氣狂肆是疾風之氣昏惑是靈霧之  
氣隱恨留連是積陰之氣從容溫潤是和風甘  
雨之氣聰明洞達是青天朗月之氣有所鍾者  
必有所似

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  
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庠若毫  
釐中合下原無便是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  
才情種種可驗也

蟄藏於殼烈日經年而不枯必有所以不枯者在

也此之謂以神用先天造物命脉處

蘭以火而香亦以火而滅膏以火而明亦以火而竭礮以火而聲亦以火而洩陰者所以存也陽者所以亡也豈獨聲色氣味然哉世知鬱者之爲是是謂萬年之燭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一則見性兩則生情人未有偶而能靜者物未有偶而無聲者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見識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七十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

生之少年爲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則誤矣鄧禹沉毅馬援矍鑠古誠有之豈多得哉

命本在天君子之命在我小人之命亦在我君子以義處命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命不足道也小人以欲犯命不可得而必欲得之命不肯受也但君子謂命在我得天命之本然小人謂命在我幸氣數之或然是以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  
心常勞

性者理氣之總名無不善之理無皆善之氣論性善者純以理言也論性惡與善惡混者兼氣而言也故經傳言性各各不同惟孔子無病

氣習學者之二障也仁者與義者相非禮者與信者相左皆氣質障也高髻而笑低髻長裾而譏短袂皆習見障也大道明率天下氣質而歸之卽不能歸不敢以所偏者病人矣王制一齊天下趨向而同之卽不能同不敢以所狃者病人矣哀哉茲誰任之

呻吟語 卷一之一 五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  
些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  
心性還天之初無些缺欠天之孝子也

虞廷不專言性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或曰人  
心非性曰非性可矣亦是陰陽五行化生否六  
經不專言性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  
性又曰天生蒸民有欲無主乃亂孔子不專言  
性善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  
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纔說相近便不是一箇

相遠從相近起脚子思不專言性善曰修道之  
謂教性皆善矣道胡可修孟子不專言性善曰  
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或曰這性是好性曰好性  
如何君子不謂又曰動心忍性善性豈可忍乎  
犬之性牛之性豈非性乎犬牛之性亦仁義禮  
智信之性乎細推之犬之性猶犬之性牛之性  
猶牛之性乎周茂叔不專言性善曰五性相感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又曰幾善惡程伯淳不專  
言性善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大抵言性善者

主義理而不言氣質蓋自孟子之折諸家始後來諸儒遂主此說而不敢異同是未觀於天地萬物之情也義理固是天賦氣質亦豈人爲無論衆人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豈是一樣氣質哉愚僭爲之說曰義理之性有善無惡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氣質亦天命於人而與生俱生者不謂之性可乎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將性氣分作兩項便不透徹張子以善爲天地之性清濁純駁爲氣質之性似覺

支離其實天地只是一箇氣理在氣之中賦於萬物方以性言故性字從生從心言有生之心也設使沒有氣質只是一箇德性人人都是生知聖人千古聖賢千言萬語教化刑名都是多

了底何所苦而如此乎這都是降伏氣質扶持德性立案於此俟千百世之後駁之

性一母而五子五性者一性之子也情者五性之子也一性靜靜者陰五性動動者陽性本渾淪至靜不動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纔說性便

呻吟語 卷之一  
已不是性矣此一性之說也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箇氣質之性來省多少口吻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存心類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卽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收放心休要如追放豚旣入笠了便要使他從容閑暢無拘迫懊懣之狀若恨他難收一向束縛在此與放失同何者同歸於無得也故再放便

奔逸不可收拾君子之心如習鷹馴雉搏擊飛騰主人畧不防閑及上臂歸庭却恁忘機自得畧不驚畏

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肯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不動氣事事好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

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或問放心如何收余曰只君此問便是收了這放收甚容易纔昏昏便出去纔惺惺便在此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竟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任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在此萬善之因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任矣

千日集義禁不得一刻不慊於心是以君子驛存息養無一刻不在道義上其防不義也如千金之子之防盜懼餒之故也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君子口中無慣語存心故也故曰修辭立其誠不誠何以修辭

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在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

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

何若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



所爲這又是舜中躐漸來漸去還向躐邊去矣  
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  
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目中有花則視萬物皆妄見也耳中有聲則聽萬  
物皆妄聞也心中有物則處萬物皆妄意也是  
故此心貴虛

忘是無心之病助長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  
活潑於有無之間

靜之一字十二時離不了一刻纔離便亂了門盡

日開闔樞常靜妍媸盡日往來鏡常靜人盡日  
應耐心常靜惟靜也故能張主得動若逐動而  
去應事定不分曉便是瞞時此念不靜作箇夢  
兒也胡亂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  
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  
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  
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

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事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當可怨可怒可辯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未有甘心快意而事其身者惟樂義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問慎獨如何解曰先要認任獨字獨字就是意字稠人廣坐千軍萬馬中都有箇獨只這意念發出來是大中正底這不勞慎就將這獨字做去便是天德王道這意念發出來九分九釐是只有一釐苟且爲人之意便要點檢克治這便是慎獨了

用三十年心力除一箇僞字不得或曰君儘尚實

矣余曰所謂僞者豈必在言行間哉實心爲民  
一雜一念德我之心便是僞實心爲善雜一念求  
知之心便是僞道理上該做十分只爭一毫未  
滿足便是僞汲汲於向義纔有二三心便是僞  
白晝所爲皆善而夢寐有非僻之干便是僞心  
中有九分外面做得恰象十分便是僞此獨覺  
之僞也余皆不能去恐漸潰防閑延惡於言行  
間耳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

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  
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  
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  
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

大之夫不怕人只是怕理不恃人只是恃道  
靜裡看物欲如業鏡照妖

躁心浮氣淺衷狹量此八字進德者之大忌也去

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靜靜則疑重靜中境自是寬濶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再存只是箇心氣不足

主靜之力大于千牛勇於十虎

君子洗得此心淨則兩間不見一塵充得此心盡則兩間不見一礙養得此心定則兩間不見一怖持得此心堅則兩間不見一難

人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

### 遺忘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真實心驟發一箇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

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已其過深

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真知不可強之定見雖斷舌可也決不可從人然諾

纔要說驕便驕不着纔說要忘便忘不得

舉世都是我心去了這我心便是四通八達六合內無一些界限要去我心須要時時省察這念頭是爲天地萬物是爲我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存也如何靈臺

內許多荆棘却自容得

手有手之道足有足之道耳目口鼻

之道但此輩皆是奴婢都聽主人君使令使之以

一正也順從使之以邪也順從謂來自沒罪過若有

一罪過都是天君承當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一疎忽萬事不入耳

一目心一執着萬事不得自然

當尊嚴之地大衆之前震怖之具京而心動氣懾只是涵養不定

學人語

卷之三

八

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常使天君爲主萬感爲客便好只與他平交已自  
一 褻其居尊之體若跟他走去走來被他愚弄喫  
一 哄這是小兒童這是真奴婢有甚面目來靈臺  
一 上坐役使四肢百骸可羞可笑 示兒  
一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  
一 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  
一 天則然後爲是日用間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  
一 思之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  
一 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的道理無日不處事  
一 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  
一 底道理無日不墜物就有箇墜物底道理以至  
一 怨怒笑歌傷悲感歎顧盼指示咳唾涕洟隱微  
一 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  
一 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尚求合則彛倫  
一 大節豈可踰閑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箇  
一 自強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

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  
 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  
 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  
 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靜  
 了千酬萬應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心相信則迹者土苴也何煩語言相疑則迹者媒  
 孽也益生猜貳故有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  
 自誣者相疑之故也是故心一而迹萬故君子

治心不脩迹中乎治心之至也豚魚且信何疑  
 之有

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  
 不利畏徒生不畏舍生

恐激二字是禍福關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  
 逢喜而懼

一念孽孽惟善是圖曰正思一念孽孽惟欲是願  
 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越思先事徘徊

後事懊恨曰縈思遊心千里岐慮百端曰浮思  
事無可疑當斷不斷曰惑思事不涉己爲他人  
憂曰狂思無可奈何當罷不罷曰徒思日用職  
業本分工夫朝惟暮圖期無曠廢曰本思此九  
思者日用之間不在此則在彼善攝心者其惟  
本思乎身有定業日有定務暮則省白晝之所  
行朝則計今日之所事念茲在茲不肯一事苟  
且不肯一時放適庶心有着落不得他適而德  
業日有長進矣

學者只多忻喜心便不是疑道之器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常戚  
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只脫盡輕薄心便可達天德漢唐以下儒者脫盡  
此二字不多人

斯道這箇擔子海內必有人負荷有能慨然自任  
者願以綿弱筋骨助一肩之力雖走僵死不恨  
耳目之玩偶當於心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此兒女  
子常態也世間甚物與我相關而以得喜以失



悲耶聖人看得此身亦不關悲喜是吾道之一  
囊橐耳愛囊橐之所受者不以囊橐易所受如  
之何以囊橐棄所受也而况耳目之玩又囊橐  
之外物乎

寡是情生景無情而景者兆也寤後景生情無景  
而情者妄也

人情有當然之願有過公之欲聖王者足其當然  
之願而裁其過分之欲非以相苦也天地間欲  
願止有此數此有餘則彼不足聖王調劑而均

釐之裁其過分者以益其當然夫是之謂至平  
而人無淫情無缺望

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亟便是一善

投佳果於便溺濯而獻之食乎曰不食不見而食  
之病乎曰不病隔山云而指罵之聞乎曰不聞對  
面而指罵之怒乎曰怒曰此見聞障也夫能使  
見而食聞而不怒雖入黑海蹈白刃可也此鍊  
心者之所當知也

只有一毫龕踈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

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  
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  
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  
一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  
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  
爽者

屬續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却教壞  
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  
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  
或不及或悖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  
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  
此是真正體驗實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沉靜沉  
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  
箇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

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心  
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  
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偽關不畏有知  
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  
尚未死也

天地萬物之理出於靜入於靜人心之理發於靜  
歸於靜靜者萬理之橐籥萬化之樞紐也動中  
發出來與天則便不相似故雖暴肆之人平日  
皆有良心發於靜也過後皆有悔心歸於靜也

動時只見發揮不盡那裏覺錯故君子主靜而慎  
動主靜則動者靜之枝葉也慎動則動者靜之  
約束也又何過焉

童心最是作人一大病只脫了童心便是大人君  
子或問之曰凡炎熱念驕矜念華美念欲速念  
浮薄念聲名念皆童心也

吾輩終日念頭離不了四箇字曰得失毀譽其爲  
善也先動箇得與譽底念頭其不敢爲惡也先  
動箇失與毀底念頭總是欲心僞心與聖人天

地懸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饑者之必食渴者之必飲其必不爲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只認箇可否理所當爲則自強不息所不可爲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毀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者聖賢藉以訓世君子藉以檢身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得失訓世也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曰年四十而見惡以毀譽訓世也此聖人待衰世之心也彼

中人者不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哉故堯舜能去此四字無爲而善忘得失毀譽之心也桀紂能去此四字敢於爲惡不得失毀譽之恤也心要虛無一點渣滓心要實無一毫欠缺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其所

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下氣象

士君子作人事事時時只要箇用心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

軀殼

古人也筭一箇人我輩成底是甚麼人若不媿不奮便是無志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

余甚愛萬籟無聲蕭然一室之趨或口無乃大寂滅乎曰無邊風月自在

無技癢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癢學者各有所癢便當各就癢處搔之

欲只是有進氣無退氣理只是有退氣無進氣善

學者審於進退之間而已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在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爲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着

可與言  
卷之二  
恕心養到極處只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

物有以慢藏而失亦有以謹藏而失者禮有以疎忽而誤亦有以敬畏而誤者故用心在有無之間

說不得真知明見一些涵養不到發出來便是本象倉卒之際自然掩護不得

一友人沉雅從容若溫而不理者隨身急用之物座客失備者三人此友取之袖中皆足以應之或難以數物呼左右取之攜中犁然在也余嘆

服曰君不窮於用哉曰我無以用爲也此第二着偶備其萬一耳備之心慎之之心也慎在備先凡所以需吾備者吾已先圖無賴於備故自有備以來吾無萬一故備常餘而不用或曰是無用備矣曰無萬一而猶備此吾之所以爲慎也若恃備而不慎則備也者長吾之怠者也久之必窮於所備之外恃慎而不備是慎也者限吾之用者也久之必窮於所慎之外故寧備而不用不可用而無備余嘆服曰此存心之至者

也易曰藉之用茅又何咎焉其斯之謂與吾識之以爲疎忽者之戒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靜者生門躁者死戶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只此一念公正了我於天地鬼神通是一箇而鬼神有邪氣者且踈伏退避之不暇庶民何私何怨而怒在其是非腹誹巷議者乎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暑傷損必多或曰不似無骨力乎余曰辟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嚴毅多和平少近悟得此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天下國家之存亡身之生死只係敬怠兩字敬則慎慎則百務脩舉怠則苟苟則萬事隳頽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如此此千古聖賢之所兢  
兢而仁人之所必由也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  
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  
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道義心胸發出來自無暴戾氣象怒也怒得有禮  
若說聖人不怒聖人只是六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慎密  
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

之曰執事敬子張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  
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初念只怕天知久久來不怕天知又久久來只  
求天知但未到那何必天知地步耳

氣盛便沒涵養

定靜安慮聖人胸中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  
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恁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  
次無分毫加損

憂世者與忘世者談忘世者笑忘世者與憂世者



談憂世者悲嗟夫六合骨肉之淚肯向一室  
越之人哭哉彼且謂我爲病狂而又安能自知  
其喪心哉

得之一字最壞此心不但鄙夫患得年老戒得爲  
不可只明其道而計功有事而正心先事而動  
得心先難而動獲心便是雜焉雜夷一念不極  
其純萬善不造其極此作聖者之大戒也

克一箇公已公人心便是越一家任一箇自私  
自利心便是父子仇讐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

姓死生只爭這箇些子

廁踰之中可以迎賓客牀第之可以交神明必  
如此而後謂之不苟

爲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治心之學莫妙於瑟憫二字瑟訓嚴密譬之重關  
天險無隙可乘此謂不踈物欲自消其窺伺之  
心備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見者股慄此謂不  
弱物欲自奪其猖獗之氣而今吾輩靈臺四無  
牆戶如露地錢財有手皆取又孱弱無能如殺

殘俘虜落膽從人物欲不須投間抵隙都是他家產業不須硬追柔求都是他家奴婢更有那箇關防何人喘息可哭可恨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真沉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一謂沉靜真沉靜底自是惺惚包一段全副精神

在裏

明者料人之所避而狡者避人之所料以是相與是賊本真而長奸僞也是以君子寧犯人之疑而不賊己之心

室中之鬪市上之爭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己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益莫知所決擇也故爲下愚人作法吏易爲士君子

所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  
一見心而任口耻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兒之見  
也

大利不換小義况以小利壞大義乎貪者可以戒  
矣

殺身者不是刀劍不是寇讐乃是自家心殺了自  
家

知識帝則之賊也惟忘知識以任帝則此謂天真  
此謂自然一着念偏以乖違愈着念愈乖違乍見

之心歇息一刻別具是一箇光景

為惡惟恐人知為善惟恐人不知這是一副甚心  
腸安得長進

或問虛靈二字如何分別曰惟虛故靈頑金無聲  
鑄為鐘磬則有聲鐘磬有聲實之以物則無聲  
聖心無所不有而一無所有故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

渾身五臟六腑百脉千絡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  
髮甲爪以至衣裳冠履都無分毫罪過都與堯

舜一般只是一點方寸之心千過萬罪禽獸不  
如千古聖賢只是治心更不說別箇學者只是  
知得這箇可恨便有許大見識

人心是箇猖狂自在之物墮身敗家之賊如何縱  
容得他

良知何處來生於良心良心何處來生於天命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  
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  
之物小其心不僨天下之事

要補必須補箇完要折必須折箇淨

學術以不媿於心無惡於志爲第一也要點檢這  
心志是天理是人欲便是天理也要點檢是邊  
見是天則

堯眉舜目文王之身仲尼之步而盜跖其心君子  
不貴也有數聖賢之心何妨貌似盜跖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倫理

宇宙內大情種男女居其第一聖王不欲裁割而  
矯拂之亦不能裁割矯拂也故通之以不可已  
之情約之以不可犯之禮繩之以必不赦之法  
使縱之而相安相久也聖人亦不若是之亟也  
故五倫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篤了又篤厚了

又厚惟恐情意之薄惟男女一倫是聖人苦心處故有別先自夫婦始本與之以無別也而又教之以有別况有別者而肯使之混乎聖人之用意深矣是死生之衢而大亂之首也不可以不慎也

親母之愛子也無心於用愛亦不知其爲用愛若渴飲饑食然何嘗勉強子之得愛於親母也若謂應得習於自然如夏葛冬裘然何嘗歸功至於繼母之慈則有德色有矜語矣前子之得慈

於繼母則有感心有頌聲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脩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事親也禮卑伏如下僕情柔婉如小兒進食于親俯而不勸進言于親論而不諫進侍于親和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努力而加餐使此身不能侍  
疾不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  
慎終此身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  
朝廷之上紀綱定而臣民可守是曰朝常公卿大  
夫百司庶官各有定法可使持循是曰官常一  
門之內父子兄弟長幼尊卑各有條理不變不  
亂是曰家常飲食起居動靜語默擇其中正者  
守而勿失是曰身常得其常則治失其常則亂  
未有苟且冥行而不取敗者也

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

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人心喜則志意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坤和  
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克身健安得不壽故孝  
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  
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  
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為主蓋悅之  
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卽不幸而親有  
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

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  
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  
以爲子

郊社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然災沴有禳願成有  
祈君爲私田則仁民爲公田則忠不嫌於求福  
不嫌於免禍子孫之祭先祖以追養繼孝也自  
我祖父母以有此身也曰賴先人之澤以享其  
餘慶也曰吾朝夕奉養承懼而一旦不復獻杯  
捲心悲思而無寄故祭薦以伸吾情也曰吾貧

賤不足以供菽水合鬻食而親不逮心悲思而  
莫及故祭薦以志吾悔也豈爲其遊魂虛位能  
福我而求之哉求福已非君子之心而以一飯  
之設數拜之勤求福於先人仁孝誠敬之心果  
如是乎不謀利不責報不望其感激雖在他人  
猶然而况我先人乎詩之祭必言福而楚茨諸  
詩爲尤甚豈可爲訓耶吾獨有取於采芻采蘋  
二詩盡物盡志以達吾子孫之誠敬而已他不  
及也明乎此道則天下萬事萬物皆盡我所當



爲禍福利害皆聽其自至人事脩而外慕之心  
息向道專而作輟之念忘矣何者明於性分而  
無所冀倖也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  
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  
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儼傷愛婦人  
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  
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在  
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

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  
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  
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與匡救  
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駁駁然不覺其勞且難而  
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嗟  
夫斯道之亡久矣言語嬉嫖樽俎嫗煦無論事  
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  
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拍肩濫  
許勿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

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  
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  
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天地間  
不論天南地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  
亦人生一大快也

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蹇蹇而  
對無遽盡也此卑幼之道也

陽稱其善以悅悅之心陰養其惡以快已之意此  
友道之大戮也青天白日之下有此魑魍魎

之俗可哀也已

古稱君門遠於萬里謂情隔也豈惟君門父子殊  
心一堂遠於萬里兄弟離情一門遠於萬里夫  
妻反目一榻遠於萬里苟情聯志通則萬里之  
外猶同堂共門而比肩一榻也以此推之同時  
不相知而神交於千百世之上下亦然是知離  
合在心期不專在躬逢躬逢而心期則天下至  
遇也君臣之堯舜父子之文周師弟之孔顏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

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仁者之家父子愉愉如也夫婦雖雖如也兄弟怡怡如也僮僕訥訥如也一家之氣象融融如也義者之家父子凜凜如也夫婦嗃嗃如也兄弟翼翼如也僮僕肅肅如也一家之氣象栗栗如仁者以恩勝其流也知和而和義者以嚴勝其流也疎而寡恩故聖人之居家也仁以主之義以輔之洽其太和之情但不潰其防斯已矣其井井然巖城深塹則男女之辨也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

父在居母喪母在居父喪以從生者之命爲重故孝子不以死者憂生者不以小節傷大體不泥經而廢權不徇名而害實不全我而傷親所貴乎孝子者心親之心而已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

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王接踵  
矣而難爲民

爵祿恩寵聖人未嘗不以爲榮聖人非以此爲加  
損也朝廷重之以示勸而我輕之以示高是與  
君忤也是窮君鼓舞天下之權也故聖人雖不  
以爵祿恩寵爲榮而未嘗不榮之以重帝王之  
權以示天下帝王之權之可重此臣道也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  
冷面寒鉄雷霆震怒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

風則自無不問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  
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變變齊栗敬慎  
之至也故瞽聵亦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  
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  
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  
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爲深爲速爲難非至性  
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  
薄之色情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  
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

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愠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堅志熟仁之妙道也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意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或曰安得許多心思能推至此乎曰事親者以悅親爲事者也以悅親爲事則孳孳皇皇無以尚之者只是這箇念頭觀有多少意志終日體認不得

或問共事一人未有不妬者何也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疎是我之見疎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妬旣妬安得不相傾相傾安得不受禍故見疎者妬妬其形已也見悅者亦妬妬其妬已也然則

奈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衆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妬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已而不尤人何妬人之有此入宮入朝者之所當知也

孝子侍親不可有沉靜態不可有莊肅態不可有枯淡態不可有豪雄態不可有勞倦態不可有病疾態不可有愁苦態不可有怨怒態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泆大不長進古人謂之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闖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男女遠別雖父女母子兄妹姊弟亦有別嫌明微之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本不遠別而世俗最嚴翁婦之禮影響間卽疾趨而藏匿之其次夫兄弟婦相避此外一無所避已亂綱常乃至叔嫂姊夫妻妹妻弟之妻互相嘲謔以爲常不幾於夷風乎不知古者遠別止於授受不親非避匿之謂而男女所包甚廣自

妻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愛禮者不可不明辨也

子婦事人者也未爲父兄以前莫令奴婢奉事長其驕惰之性當日使勤勞常令卑屈此終身之福不然是殺之也昏愚父母驕奢子弟不可不知

問安問侍者不問病者問病者非所以安之也

喪服之制以緣人情亦以立世教故有引而致之者有推而遠之者要不出恩義兩字而不可曉亦多觀會通之君子當制作之權必有一番見識泥古非達觀也

親沒而遺物在眼與其不忍見而毀之也不若不忍忘而存之

示兒云門戶高一尺氣焰低一丈華山只讓天不怕没人上

慎言之地惟家庭爲要應慎言之人惟妻子僕隸爲要此理亂之原而禍福之本也人徃徃忽之悲夫

門戶可以托父兄而喪德辱名非父兄所能庇生  
育可以由父母而求疾蹈險非父母所得由爲  
人子弟者不可不知

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  
孝丈夫不端則舍然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  
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  
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猥  
之性而恩重綠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  
風栢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

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居官不可不知  
齊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家人恩勝之  
地情多而義少私易而公難若人人遂其欲勢  
將無極故古人以父八母爲嚴君而家法要威如  
蓋對症之治也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  
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  
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



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兒女輩常着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

曲木惡繩頑石惡攻責善之言不可不慎也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強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爲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爲寇讐皆坐責之一字耳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

亂恒必由之宇宙內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  
統攝者人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株  
統榦以榦統枝以枝統葉百穀以莖統穗以穗  
統稊以稊統粒蓋同根一脉聯屬成體此操一  
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統六卿六  
卿統九牧九牧統郡邑郡邑統鄉正鄉正統宗  
子事則以次責成恩則以次流布教則以次傳  
宣法則以次繩督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  
易行自宗法廢而人人各爲身家各爲政彼此如  
飄絮飛沙不相維繫且心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  
下散而無脉絡相貫盜易生而難知教化易  
格而難達故宗法立而百善興宗法廢而萬事  
弛或曰宗子而賤而弱而勿而不肖何以統宗  
曰古之宗法也如封建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  
人則一宗受其敝且豈豕強得以豚鼠視宗子而  
魚肉孤弱其誰制之蓋有宗子又當立家長宗  
子以世世長子孫爲之家長以闔族之有德望  
而衆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爲之胥重其權而互

錄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  
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

責善之道不使其有所無不使其無我所  
有此古人之所以貴友也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不可不知臣罪當誅今  
天王聖明忠臣不可不知

士大夫以上有祠堂有正寢有客位祠堂有齋房  
神庫四世之祖考居焉先世之遺物藏焉子孫  
立拜之位焉犧牲鬯俎盥尊之器物陳焉堂

上堂下之樂列焉主人之周旋升降由焉正寢  
吉禮則生忌之考妣遷焉凶禮則尸柩停焉柩  
前之食案香几衣冠設焉朝夕哭奠之位容焉  
柩旁牀帳諸器之陳設五服之喪次男女之哭  
位分焉堂外吊奠之客祭器之羅列在焉客位  
則將葬之遷柩宿焉冠禮之曲折男女之醮位  
賓客之宴饗行焉此三所者皆有兩階皆有位  
次故居室寧陋而四禮之所斷乎其不可陋近  
見名公有以旋馬容膝繩樞甕牖爲清節高品

者余甚慕之而愛禮一念甚於愛名故力可勉  
為不嫌弘裕敢為大夫以上者告焉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談道

大道有一條正路進道有一定等級聖人教人只  
示以一定之成法在人自理會理會得一步再  
說與一步其第一步不理會到十分也不說與  
第二步非是苦人等級原是如此第一步差一  
寸也到第二步不得孔子於賜纔說與他一貫

又先難他多學而識一語至於仁者之事又說  
賜也非爾所及今人開口便講學脉便說本體  
以此接引後學何似痴人前說夢孔門無此教  
法

有處常之五常有處變之五常處常之五常是經  
人所共知處變之五常只是權非識道者不能知  
也不擒二毛不以仁稱而血流漂杵不害其爲  
仁二子乘舟不以義稱而管霍被戮不害其爲  
義由此推之不可勝數也嗟夫世無有識者每

泥于常而不通其變世無識者每責其經  
而不諒其權此兩人皆治世之賊也事之所以難  
濟也噫非精義擇中之丑也子其誰能用之其誰  
能識之

談道者雖極精切須向苦心人說可使手舞足蹈  
可使大叫垂泣何者以求通未得之心聞了然  
透徹之語如饑得珍羞如旱得霖雨相悅以解  
妙不容言其不然者如麻木之肌鍼灸終日尚  
不能覺而以爪搔之安知痛痒哉吾竊爲言者

惜也故大道獨契至理不言非聖賢之惑於棄  
人徒嘵嘵無益耳是以聖人待問而後言猶因  
人而就事

廟堂之樂淡之至也淡則無欲無欲之道與神明  
通素之至也素則無文無文之妙與本始通  
真器不修修者偽物也真情不飾飾者偽交也家  
人父子之間不讓而登堂非簡也不侑而飽食  
非饗也所謂真也惟待讓而入而後有讓亦不  
入者矣惟待侑而飽而後有侑亦不飽者矣是

兩修文也廢文不可爲禮文至掩真禮之賊也  
君子不尚焉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  
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  
母無疾是人子太平胸中無累是一腔太平  
至道之妙不可意思如何可言可以言皆道之淺  
也玄之又玄猶龍公亦說不破蓋公亦囿於玄  
玄之中耳要說說箇甚然却只在匹夫匹婦共  
知共行之中外了這箇便是虛無

除了箇中字更定道統不得傍流之至聖不如正  
路之賢人故道統寧中絕不以傍流繼嗣何者  
氣脉不同也予嘗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爲傍  
流家宗子

或問聖人有可克之已否曰惟堯舜文王周孔無  
已可克其餘聖人都有已任是伊尹的已和是  
柳下惠的已清是伯夷的已志向偏于那一邊  
便是已已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狃于  
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已便是人欲勝不得這

已都不成箇剛者

自然者發之不可遏禁之不能止纔說是當然便  
沒氣力然反之之聖都在當然上做工夫所以  
說勉然勉然做到底知之成功雖一分數境界  
到那難題試驗處終是微有不同此難以形迹  
語也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  
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  
來人勝他不得却尋出甚高難行之事玄冥隱

辯之言恠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  
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  
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  
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  
其意見纔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闕肆以  
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  
屑厭布帛而慕火浣無補饑寒反生奇病悲夫  
中之一字是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東西南北於  
四方此是南面獨尊道中的天子仁義禮智信  
都是東西侍立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  
不意宇宙間有此一妙字有了這一箇別箇都  
可勾銷五常百行萬善但少了這箇都是一家  
貨更成甚麼道理

愚不肖者不能任道亦不能賊道賊道全是賢智  
後世無識之人不察道之本然面目示天下以  
大中至正之矩而但以賢智者爲標的世間有  
了賢智便看的中道尋常無以過人不起名譽  
遂薄中道而不爲道之壞也不獨賢智者之罪



而推崇賢智其罪亦不小矣中庸爲賢智而作也中足矣又下箇庸字旨深哉此難與曲局之士道

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人人都有分的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

人所未爲而照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通者道漢唐以來鮮若人矣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做題目使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求通不知易是箇活的學者看做死的易是箇無方體的學者看做有定象的故論簡要乾坤

二卦已多了論窮盡雖萬卷書說不盡易的道  
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中之一字不但道理當然雖氣數離了中亦成不  
得寒暑災祥失中則萬物殃飲食起居失中則  
一身病故四時各順其序五臟各得其職此之  
謂中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是以聖人執中以  
立天地萬物之極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  
暢然

在舉世塵俗中另識一種意味又不輕與鮮能知  
味者嘗纔是真趣守此便是至寶

五色勝則相掩然必厚益之猶不能渾然無迹維  
黑一染不可辯矣故黑者萬事之府也歛藏之  
道也帝王之道黑故能容保無疆聖人之心黑  
故能容會萬理蓋含英采韜精明養元氣蓄天  
機皆黑之道也故曰惟玄惟默玄黑色也默黑  
象也書稱舜曰玄德升聞老子曰知其白守其  
黑得黑之精者也故外著而不可掩皆道之淺

者也雖然儒道內黑而外白黑爲體白爲用老  
氏內白而外黑白安身黑善世

道在天地間不限於取數之多心力勤者得多心  
力衰者得少昏弱者一無所得假使天下皆聖  
人道亦足以供其求苟皆爲盜蹠道之本體自  
在也分毫無損畢竟是世有聖人道斯有主道  
附聖人道斯有用

漢唐而下議論駁而至理雜吾師宋儒宋儒求以  
明道而多穿鑿附會之談失平正通達之旨吾  
師先聖之言先聖之言熾於秦火雜於百家莠  
苗朱紫使後學尊信之而不敢異同吾師道苟  
協諸道而協則于聖萬世無不脗合何則道無  
二也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嘆  
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  
過醉這就是飲酒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  
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  
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一事得中就是一

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  
十全的堯舜

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  
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一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  
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底道  
理那僮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  
莫知措手那熟底入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  
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箸居右重  
積不相掩參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楚齊齊這

箇是粗底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  
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箇工夫還欠缺否推之  
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  
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  
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原不曾理  
會理會得來這案上羅列得天下古今萬事萬  
物都在這裡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脚踏身坐底  
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粗淺底  
有大一貫有小一貫小一貫貫萬殊大一貫貫小

一貫大一貫一小一貫千百無大一貫則小一貫終是零星無小一貫則大一貫終是渾沌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

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亾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陽爲客陰爲主動爲客靜爲主有爲客無爲主萬爲客一爲主

理路直截欲路多岐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

暢欲路懊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無萬則一何處着落無一則萬誰爲張主此二字  
一時離不得一只在萬中走故有正一無邪萬  
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  
天下之大防五不可一毫潰也一潰則决裂不可  
收拾宇内之大防上下名分是已境外之大防  
夷夏出入是已一家之大防男女嫌微是已一  
身之大防理欲消長是已萬世之大防道脈純  
雜是已

儒者之末流與異端之末流何異似不可以相誚  
也故明於醫可以攻病人之標本精於儒可以  
中邪說之膏肓闢邪不得其情則邪愈肆攻疾  
一不對其症則病愈劇何者授之以話柄而借之  
以反攻自救之策也

人皆知異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  
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騁浮詞以亂真或執偏  
見以奪正或狃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或徇小  
道而潰天下之大防而其聞望又足以行其學

衛爲天下後世人心害良亦不細是故有異端  
之異端有吾儒之異端異端之異端真非也其  
害小吾儒之異端似是也其害大有衛道之心  
者如之何而不辯哉

天下事皆實理所爲未有無實理而有事物者也  
幻家者流無實用而以形惑人嗚呼不窺其實  
而眩于形以求理愚矣

公卿爭議于朝曰天子有命則屏然不敢屈直矣  
師儒相辯于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異同

矣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爲最尊雖然理又尊之  
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卽  
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  
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  
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爲  
存亾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  
所不辭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正學不明聰明才辯之士各枝葉其一隅之見以

成一家之說而道始千岐百徑矣豈無各得終  
是偏術到孔門只如在木着繩一毫邪氣不得  
禪家有理障之說愚謂理無障畢竟是識障無意  
識心何障之有

道莫要于損已學莫急于矯偏

七情總是箇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  
箇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萬籟之聲皆自然也自然皆真也物各自鳴其真  
何天何人何今何古六經籟道者也統一聖真

而漢宋以來胥執一響以吹之而曰是外無聲  
矣觀俳謔者萬人粲然皆笑聲不同也而樂同  
人各笑其所樂何清濁高下妍媸之是云故見  
各鳴其自得語不詭十六經皆吾道之衆響也  
不必言言同事事同矣

氣者形之精華形者氣之渣滓故形中有氣無氣  
則形不生氣中無形有形則氣不載故有無形  
一之氣無無氣之形星隕爲石者先感于形也  
天地萬物只到和平處無一些不好何等暢快



莊列見得道理原着不得人爲故一向不盡人事  
一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聖人明知自然却把  
自然闕起只說箇當然聽那箇自然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是恭僞  
態禮之賊也苛察岐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  
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門斥之後世爲  
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與

道有二然舉世皆顛倒之有箇當然是屬人底看  
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做去有箇自然是屬天底  
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強不來舉世皆顛倒  
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却教  
然底全不着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聖賢看  
着自然可得底果于當然有碍定不肯受况未  
必得乎只把二然字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  
用處

氣用形形盡而氣不盡火用薪薪盡而火不盡故  
天地惟無能用有五行惟火爲氣其四者皆形  
也

氣盛便不見涵養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其實  
本體閑定冉冉口鼻中不足以呼吸

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聲  
色貨利此人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禪人欲不  
可有有則穢天欲卽好底人欲卽不好底  
天欲

朱子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爲初學言也君子爲  
善只爲性中當如此或此心過不去天知地知  
人知我知渾是不求底有一求心便是僞求而

不得此念定是衰歇

以吾身爲內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  
可生可榮苟非道焉而君子不居以吾心爲內  
則吾身亦外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苟道  
焉而君子不辭

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  
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所讀治事則心  
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

一 咏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  
一 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用以不離於正爲主  
一 齊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齊之寢則  
一 解衣脫冕矣未有釋衣冕而持敬也然而心不  
一 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君  
一 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  
一 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能日日手容恭足  
一 容重耶又若孔子曲肱指掌及居不容黠之浴  
一 沂何害其爲敬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

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意逐  
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譬如  
謹避深藏秉燭鳴珮緩步輕聲女教內則原是  
如此所以養貞信也若醴婦汲妻及當顛沛奔  
走之際自是回避不得然而貞信之守與深藏  
謹避者同是何害其爲女教哉是故敬不擇人  
敬不擇事敬不擇時敬不擇地只要箇心與正  
依事與道合

先難後獲此是立德立功第一箇張王若認得先

難是了只一向持循去任千毀萬謗也莫動心  
年如是月如是竟無效驗也只如是久則自無  
不獲之理故工夫循序以進之效驗從容以俟  
之若欲速便是揠苗者自是欲速不來  
造化之精性天之妙惟靜觀者知之惟靜養者契  
之難與紛擾者道故止水見星月纔動便光芒  
錯雜矣悲夫紛擾者昏昏以終身而一無所見  
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

子於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  
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悶  
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位育念頭如何一刻  
放得下

萬物生於性死於情故上智去情君子正情衆人  
任情小人肆情夫知情之能死人也則當遊心  
於澹泊無味之鄉而於世之所欣戚趨避漠然  
不以嬰其慮則身苦而心樂感殊而應一其所  
不能逃者與天下同其所了然獨得者與天下

異

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  
之謂化然中間却不模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  
之謂精

人一生不聞道真是可憐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是肫肫其仁天  
下一家滋味然須推及鳥獸又推及草木方克  
得盡若父子兄弟間便有各自立達爭先求勝  
的念頭更那顧得別箇

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功是第三等名是第四  
等自然之謂道與自然遊謂之道士體道之謂  
德百行俱脩謂之德士濟世成物謂之功一味  
爲天下繫身著世謂之名一味爲自家立言者  
亦不出此四家之言下此不入等矣

凡動天感物皆純氣也至剛至柔與中和之氣皆  
有所感動純故也十分純裏纔有一毫雜便不  
能感動無論佳氣戾氣只純了其應便捷於影

響

言事萬物有分別聖人之心無分別因而付之耳  
譬之曰因萬物以爲影水因萬川以順流而日  
水原無兩未嘗不分別而非以我分別之也以  
我分別自是分別不得  
下學學箇甚麼上達達箇甚麼下學者學其所達  
也上達者達其所學也  
弘毅坤道也易曰含弘光大言弘也利永貞言毅  
也不毅不弘何以載物

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漢儒解經而不論  
論自宋儒始宋儒尊理而不僭僭自世儒始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  
兩截不脩己只管治人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貌深沉而言安  
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  
揚而語急遠若湧若懸半跲半晦雖有得焉者  
寡矣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  
爲驕戚言之則以爲懦謙言之則以爲譎直言

之則以爲陵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  
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譏無爲發端則疑有  
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  
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  
脩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余多言  
而無當真知病本云云當與同志者共改之  
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髮少不得底  
靜中真味至淡至冷及應事接物時自有一段不  
冷不淡天趣只是衆人習染世味十分濃艷便

看得他冷淡然冷而難親淡而可厭原不是真  
味是謂撥寒灰嚼淨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  
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  
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

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箇身體一箇心腸同了便  
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着風雲雷雨都  
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來都  
箇是天地那箇是萬物

萬事萬物都有箇一千頭萬緒皆發於一千言萬語皆明此一千體認萬推行皆做此一得此一則萬皆舉求諸萬則一反迷但二氏只是守一吾儒却會用一

三氏傳心要法總之不離一靜字下手處皆是制欲歸宿處都是無欲是則同

予欲無言非雅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爾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藏也說不得然則無言卽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

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

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聖賢心事如光風霽月若說出一段話說千解萬解說者再不痛快聽者再不惺惚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之大病

罕譬而喻者至言也譬而喻者微言也譬而不喻者玄言也玄言者道之無以爲者也不理會玄言不害其爲聖人



正大光明透徹簡易如天地之爲形如日月之垂  
一象足以開物成務足以濟世安民達之天下萬  
世而無弊此謂天言平易明白切近精實出於  
吾口而當於天下之心載之典籍而禪於古人  
之道是謂人言艱深幽僻詭探竒不自句讀  
不能通其文通則無分毫會心之理趣不考音  
韻不能識其字識則皆常行日用之形聲是謂  
鬼言鬼言者道之賊也木之孽也經生學士之  
殃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逃之恠異足以文  
凡陋之筆見其恠異易以駭膚淺之目此光明  
平易大雅君子爲之汗顏泚頰而彼方以爲得  
意者也哀哉

衰世尚同盛世未嘗不尚同衰世尚同流合污盛  
世尚同心合德虞廷同寅協恭脩政無異識圮  
族者極之孔門同道協志脩身無異術非吾徒  
者攻之故曰道德一風俗同二之非帝王之治  
二之非聖賢之教是謂敗常亂俗是謂邪說破  
道衰世尚同則異是矣逐波隨風共撼中流之

砥柱一頽百靡誰容盡醉之醒人讀桃園誦板  
蕩自古然矣乃知盛世貴同衰世貴獨獨非立  
異也衆人皆我之獨卽盛世之同矣

世間物一無可戀只是既生在此中不得不相與  
耳不宜着情着情便生無限愛欲便招無限煩  
惱

安而後能慮止水能照也

君子之於事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於言也語乎其所不得不語默乎其所

不得不默尤悔庶幾寡矣

發不中節過不在已發之後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  
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耻也見得大時世間  
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可滿之  
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誠與才合畢竟是兩個原無此理盖才自謙出才

不出於誠算不得個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  
憲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

斷則心無累或曰斷用在何處曰謀後當斷行後  
當斷

道盡於一二則贅體道者不出一二則支天無二  
氣物無二本心無二理世無二權一則萬二則  
不萬道也二乎哉故執一者得萬求萬者失一  
水壅萬川未必能塞木滋萬葉未必能榮失一  
故也

道有一真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言多而道愈漓事  
有一是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議多而事愈僨

吾黨望人甚厚自治甚疎只在口吻上做工夫如  
何要得長進

宇宙內原來是一個纔說同便不是

周子太極圖第二圈子是分陰分陽不是根陰根  
陽世間沒這般截然氣化都是互為其根耳  
說自然是第一等話無所為而為說當然是第二  
等話性分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為說不可不

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說不敢不然是  
第四等話利害禍福是已

人欲擾害天理衆人都曉得天理擾害天理雖君子亦迷况在衆人而今只說慈悲是仁謙恭是禮不取是廉慷慨是義果敢是勇然諾是信這箇念頭真實發出難說不是天理却是大中至正天理被他擾害正是執一賊道舉世所謂君子者都在這裏看不破故曰道之不明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見孤陽也若無陽則二女

何不同行之有二陽同居其志同行不見陰也若見孤陰則二男亦不可以同居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六子雖具陰陽之偏然各成一體故無嫌

利刃斫木綿迅礮擊風幟必無害矣

士之於道也始也求得既也得得既也養得既也忘得不養得則得也不固不忘得則得也未融學而至於忘得是謂無得得者自外之名既失之名還我故物如未嘗失何得之有心放矢故

言得心從言未言得耳目口鼻四肢者無失故也

聖人作用皆以陰爲主以陽爲客陰所養者也陽所用者也天地亦主陰而客陽二氏家全是陰道家以陰養純陽而齋之釋家以陰養純陰而寶之凡人陰多者多壽多福陽多者多天多禍只隔一絲便昇不得透徹之悟須是入筋肉沁骨髓

異端者本無不同而端緒異也千古以來惟堯舜

禹湯文武孔孟一脉是正端千古不異無論佛老莊列申韓管商卽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異端子貢子夏之徒都流而異端蓋端之初分也如路之有岐未分之初都是一處發脚旣出門後一股向西南走一股向東南走走到底處末路梢頭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其始何嘗不一本哉故學問要析同異於毫釐非是好辨懼末流之可哀也

天下之事真知再沒箇不行真行再沒箇不誠真

誠之行再沒箇不自然底自然之行不至其極  
不止不死不止故曰明則誠矣

千萬病痛只有一箇根本治千病萬痛只治一箇  
根本

宇宙內主張萬物底只是一塊氣氣即是理理者  
氣之自然者也

到至誠地位誠固誠偽亦誠未到至誠地位偽固  
偽誠亦偽

義襲取不得

信知困窮抑鬱貧賤勞苦是我應得底安富尊榮

權忻如意是我倘來底胸中便無許多冰炭  
事有豫而立亦有豫而廢者吾曾豫以有待臨事

鑿柄不成竟成棄擲者所謂權不可豫設變不  
可先圖又難執一論也

任是千變萬化千奇萬異畢竟落在平常處歇  
善是性性未必是善秤錘是鐵鐵不是秤錘或曰

孟子道性善非與曰余所言孟子之言也孟子  
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性此性善否或曰欲

四  
當乎理卽是善曰如子所言動心忍性亦忍善  
性與或曰孔子繫易言繼善成性非與曰世儒  
解經皆不善讀易者也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  
道謂一陰一陽均調而不偏乃天地中和之氣  
故謂之道人繼之則爲善繼者稟受之初人成  
之則爲性成者不作之謂假若一陰則偏於柔  
一陽則偏於剛皆落氣質不可謂之道蓋純陰  
一純陽之謂偏一陰二陽二陰一陽之謂駁一陰  
三四五陽五陰一三四陽之謂雜故仁知之見

皆落了氣質一邊何況百姓仁智兩字拈此以  
見例禮者見之謂之禮義者見之謂之義皆是  
邊見朱註以繼爲天誤矣又以仁智分陰陽又  
誤矣抑嘗考之天自有兩種天有理道之天有  
氣數之天故賦之於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  
性二天皆出於太極理道之天是先天未着陰  
陽五行以前純善無惡書所謂惟皇降衷厥有  
恒性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也氣數之  
天是後天落陰陽五行之後有善有惡書所謂

天生蒸民有欲孔子所謂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孟子道性善只言箇德性

物欲從氣質來只變化了氣質更說甚物欲

耳目口鼻四肢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身都是有底聲色貨利可愛可欲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世都是有底千萬罪惡都是這點心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太株連了只是先立乎其大有了張王小者都是好奴婢何小之敢奪沒了窩主那怕盜賊問誰立大曰大立大

威儀養得定了纔有脫畧便害差且赧放肆慣得久了纔入禮群便害拘束習不可不慎也

絜矩是強恕事聖人不絜矩他這一副心腸原與天下打成一片那箇是矩那箇是絜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是大擔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此是大快樂

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內與本那外與末張主得甚

不是與諸君不談與妙古今與妙不似易與中庸



明學言 卷一之四 三六  
至今解說二書不似青天白日如何又於晦夜  
添濃雲也望諸君哀此後學另說一副當言語  
須是十指露縫八面開窓你見我知更無躲閃  
方是正大光明男子

形而上與形而下不是兩般道理下學上達不是  
兩截工夫

世之欲惡無窮人之精力有限以有限與無窮鬪  
則物之勝人不啻千萬柰之何不病且死也

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都戀戀炎熱抵死不悟既

悟不知回頭既回頭却又羨慕此是一種依羶  
附腥底人切莫與談真滋味

處明燭幽未能見物而物先見之矣處幽燭明是  
謂神照是故不言者非暗不視者非盲不聽者  
非聾

儒戒聲色貨利釋戒色聲香味道戒酒色財氣總  
歸之無欲此三氏所同也儒衣儒冠而多欲怎  
笑得釋道

敬事鬼神聖人維持世教之大端也其義深其功

大但自不可鑿求不可道破耳

天下之治亂只在相責各盡四字

世之治亂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只是箇我心作用  
只無我了便是天清地寧民安物阜世界

惟得道之深者然後能淺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淺  
者也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善養人以仁養天下萬物  
以道養萬世養之義大矣哉

萬物皆能昏人是人皆有所昏立有所不見爲不見

者所昏有所目爲見者所昏惟一無所見者不  
昏不昏然後目凡天下

道非淡不入非靜不進非冷不凝

三千三百便是無聲無臭

天德王道不是兩事內聖外王不是兩人

損之而不見其少者必贅物也益之而不見其多  
者必缺處也惟分定者加一毫不得減一毫不  
得

知是一隻眼行是一隻脚不知而行前有淵谷而

不見傍有狼虎而不聞如中州之人適燕而南之粵而北也雖乘千里之馬愈疾愈遠知而不行如痿痺之人數路程畫山水行更無多說只用得一篤字知的工夫千頭萬緒所謂匪知之艱惟行之艱匪苟知之亦允蹈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窮神知化窮理盡性幾深研極探贖索隱多聞多見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原不是兩箇世俗知行不分直與千古聖人駁難以爲行卽

是知余以爲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難算得行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于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于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于從容而失之急遽

山峙川流鳥啼花落風清月白自是各適其天各得其分我亦然彼此無干涉也纔生係戀心便

呻吟語 卷一之四 三十一  
是歆羨便有沾着至人淡無世好與世相忘而  
已惟並育而不有情故並育而不相害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公生明者不蔽於私也  
誠生明者清虛所通也從容生明者不淆於感  
也舍是無明道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自有中庸來無人看破  
此一語此吾道與佛老異處最不可忽

知識心之孽也才能身之妖也貴寵家之禍也富  
足子孫之殃也

只恭了天地萬物皆志暢意得忻喜懽愛心身家  
國天下無一毫鬱闕不平之氣所謂八達四通  
千昌萬遂太和之至也然泰極則肆肆則不可  
收拾而入於否故泰之後繼以太壯而聖人戒  
之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用是見古人憂勤惕勵  
之意多豪雄曠達之心少六十四卦惟有泰是  
快樂時又恁極中極正且懼且危此所以致泰  
保泰而無意外之患也

今古紛紛辨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

之不明而聰明才辨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  
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  
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  
一人之權衡度量也聖人往矣而中道自在安用  
是嘵嘵強口而逞辨以自是哉嗟夫難言之矣  
人只認得義命兩字真隨事隨時在這邊體認果  
得趣味一生受用不了

夫焉有所倚此至誠之胷次也空空洞洞一無所  
着一無所有只是不倚着纔倚一分便是一分

偏纔着一釐便是一釐礙

形用事則神者亦形神用事則形者亦神

威儀三千禮儀三百五刑之屬三千皆法也法是  
死的令人可守道是活底令人變通賢者持循  
於法之中聖人變易於法之外自非聖人而言  
變易皆亂法也

道不可言纔落言詮便有倚着

禮教大明中有犯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肆而無  
所容禮教不明中有守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

惟而無所容禮之於世大矣哉

良知之說亦是致曲擴端學問只是作用大端費力作聖工夫當從天上做培樹工夫當從土上做射之道中者矢也矢由弦弦由手手由心用工當在心不在矢御之道用者銜也銜由轡轡由手手由心用工當在心不在銜

聖門工夫有兩途克己復禮是領惡以全好也四夷靖則中國安先立乎其大者是正己而物正也內順治則外威嚴

中是千古道脉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着情種矣

敬肆是死生關

瓜李將熟浮白生焉禮由情生後世乃以禮爲情哀哉

道理甚明甚淺甚易只被後儒到今說底玄冥只似真禪如何使俗學不一切詆毀而盡叛之生成者天之道心災害者天之心道心者人之生成人心者人之災害此語衆人驚駭死必有

能理會者

道器非兩物理氣非兩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氣所以然者理道與理視之無迹捫之無物必分道器理氣爲兩項殊爲未精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形而上無體者也萬有之父母故曰道形而下有體者也一道之凝結故曰器理氣亦然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氣也所以然者理也安得對待而言之若對待爲二則費隱亦二矣

先天理而已矣後天氣而已矣天下勢而已矣人情利而已矣理一而氣勢利三勝負可知矣人事就是天命

我盛則萬物皆爲我用我衰則萬物皆爲我病盛衰勝負宇宙內只有一箇消息

天地間惟無無累有卽爲累有身則身爲我累有物則物爲我累惟至人則有我而無我有物而忘物此身如在太虛中何累之有故能物我兩化化則何有何無何非有何非無故二氏逃有

聖人善處有

義合外內之道也外無感則義只是渾然在中之理見物而裁制之則爲義義不生於物亦緣物而後見告子只說義外故孟子只說義內各說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義雖緣外而形實根吾心而生物不是義而處物乃爲義也告子再怎開口性合理氣之道也理不雜氣則純粹以精有善無惡所謂義理之性也理一雜氣則五行紛揉有善有惡所謂氣質

之性也諸家所言皆落氣質之後之性孟子所言皆未着氣質之先之性各指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諸家再怎開口

乾與垢坤與復對頭相接不間一髮乾坤盡頭處卽垢復起頭處如呼吸之相連無有斷續一斷一便是生死之界



知費之爲省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  
倍知勞之爲逸者善逸者也而以逸爲逸者昏  
其勞必多知苦之爲樂者善樂者也而以樂爲  
樂者痴一苦不返知通之爲塞者善塞者也而  
以塞爲塞者拙一通必竭

秦火之後三代制作湮滅幾盡漢時購書之賞重  
故漢儒附會之書多其幸存者則焚書以前之  
宿儒尚存而不死如伏生口授之類好古之君  
子壁藏而石函如周禮出於屋壁之類後儒不

考古今之文槩云先王制作而不敢易即使盡  
屬先王制作然而議禮制度考文沿世道民俗  
而調劑之易姓受命之天子皆可變通故曰刑  
法世輕重三王不沿禮襲樂若一切泥古而求  
通則茹毛飲血土鼓土尊皆可行之今日矣堯  
舜而當此時其制度亦爲必因時順勢豈能反  
後世而躋之唐虞或曰自秦火後先王制作何  
以別之曰打起一道大中至正線來真僞分毫  
不錯

理會得簡之一字自家身心天地萬物天下萬事  
盡之矣一粒金丹不載多藥一分銀魂不携錢  
幣

耳聞底眼見底身觸頭戴足踏底燦然確然無非  
都是這箇拈起一端來色色都是這箇却向古  
人千言萬語陳爛葛藤鑽研窮究意亂神昏了  
不可得則多言之悞後人也噫

鬼神無聲無臭而有聲有臭者乃無聲無臭之靈  
殊也故先王以聲臭爲感格鬼神之妙機周禮  
尚臭商人尚聲自非達幽明之故者難以語此  
三千三百繭絲牛毛聖人之精細入淵微矣然皆  
自性真流出非由強作此之謂天理

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便是真體認

使人收斂莊重莫如禮使人溫厚和平莫如樂德  
性之有資於禮樂猶身體之有資於衣食極重  
大極急切人君治天下士君子治身惟禮樂之  
用爲急耳自禮廢而惰慢放肆之態慣習於身  
體矣自樂亡而乖戾忿恨之氣充滿於一腔矣

三代以降無論典秩之本聲氣之元卽儀文器  
數夢寐不及悠悠六合貿貿百年豈非靈於萬  
物而萬物且能咲之細思先儒不可斯須去身  
六字可爲流涕長太息矣

惟平脉無病七表八裏九道皆病名也惟中道無  
名五常百行萬善皆偏名也

千載而下最可恨者樂之無傳士大夫視爲迂濶  
無用之物而不知其有切於身心性命也

一中平常白淡無謂之七無對一不對萬萬者一

之分也太過不及對中者太過不及之君也高  
下對平者高下之準也吉凶禍福貧富貴賤對  
常者不增不減之物也青黃碧紫赤黑對白者  
青黃碧紫赤之質也酸鹹甘苦辛對淡者受和  
五味之主也有不與無對無者萬有之母也

或問格物之物是何物曰至善是已如何格曰知  
止是已中庸不言格物何也曰舜之執兩端於  
問察固之擇一善而服膺皆格物也擇善與格  
物同否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格物也致知

誠正脩齊治平皆擇善也除了善更無物除了  
擇善更無格物之功至善卽中乎曰不中不得  
謂之至善不明乎善不得謂之格物故不明善  
不能誠身不格物不能誠意明了善欲不誠身  
不得格了物欲不誠意不得不格物亦能致知  
否曰有佛老莊列皆致知也非不格物而非吾  
之所謂物不致知亦能誠意否曰有尾生孝已  
皆誠意也乃氣質之知而非格物之知格物二  
字在宇宙間乃鬼神訶護真靈至寶要在箇中

人神解妙悟不可與口耳家道也

學術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真偽既真矣又要  
辨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輒便許  
人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  
弱謂之身窮學問空疎謂之心窮

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  
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  
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

戶曰我只是我

與友人論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因指几上香曰此香便是禮香烟便是樂坐在此便是禮一笑便是樂

心之好惡不可迷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好惡不可  
狗也瞽者不辨蒼素聾者不辨宮商孰者不辨  
香臭狂者不辨辛酸迂難而追亡者不辨險夷  
遠近然於我無損也於道無損也於事無損也  
而有益於世有益於我者無窮乃知五者之知

覺道之賊而心之殃也天下之禍也

氣有三散苦散樂散自然散苦散樂散可以復聚  
自然散不復聚矣

悟有頓脩無頓立志在堯卽一念之堯一語近舜  
卽一言之舜一行師孔卽一事之孔而况悟乎  
若成一個堯舜孔子非真積力久斃而後已不  
能

呻吟語卷一之四

呻吟語卷一之四

呻吟語卷一之四

